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高觉敷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

高觉敷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近代心理学史/高觉敷主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ISBN 7-107-07012-6

I. 西…

II. 高…

III. 心理学史-西方国家-近代

IV. B8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8822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3 月第 2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0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376 千字 印数: 57 301~64 300

定价: 21.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目 录

绪 论	1
第 一 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英国和 法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18
第 二 章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61
第 三 章 十九世纪的生理心理学	90
第 四 章 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和冯特的贡献	115
第 五 章 与冯特同时代的德国心理学家	138
第 六 章 意动心理学	159
第 七 章 进化论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	174
第 八 章 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	192
第 九 章 哥伦比亚的机能心理学	212
第 十 章 麦独孤的策动心理学	230
第十一章 行为主义	251
第十二章 新行为主义	275
第十三章 格式塔心理学	316
第十四章 勒温的拓扑心理学	347
第十五章 精神分析	370
第十六章 新精神分析	402
第十七章 日内瓦学派	430
总结与展望	455
编后记	469
人名索引	472

绪 论

第一节 近代心理学史的对象

一、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科学，而人的心理现象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人怎样能有知觉、记忆、想象、思想、喜怒和欲望等活动呢？睡眠时又怎样有梦呢？他们以为在人体内一定有某一东西主宰人的活动，这个东西他们就称之为“灵气”或灵魂。灵魂附体时人便有思想意识；灵魂暂时离开身体时人就睡眠；灵魂在睡眠中的活动就构成了梦。所以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①

关于这个灵魂，古代希腊、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都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370）以为人的灵魂是由不可分的原子构成的。这些原子是圆球形的，是可以四面滚动的，所以灵魂是能动的。德谟克利特强调了灵魂的物质性，用物质的东西解释灵魂的成分，用物质的原因说明灵魂的能动性。

与此相反，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认为精神是自足的，不依赖于物质而存在的。他说：“灵魂是最初的东西，是先于一切形体的，是形体的变化和移动的主要发动者。”^②他以为人未出生以前，他的灵魂早就存在于某个地方了。他在出生以后，他的灵魂就“与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219 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 1957 年版（下同），第 212 页。

质相结合”，从而“玷污”了灵魂。所以根据柏拉图的灵魂论，为了恢复或保持灵魂的纯洁，生不如死。

柏拉图又认为灵魂是与理性不可分割的。当神创造世界时，神“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①所以，理念不是外在世界的反映，而是外在世界的根源。不是万物产生了理念，而是理念产生了万物。学习是把生而具有的理念从灵魂深处挖掘出来或回忆出来的一种过程。所以学习就是回忆。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以为理念不是万物的根源。尽管没有万物的理念，万物还是会有；没有苏格拉底这个理念的存在，苏格拉底其人还是会出现的。

他提出了四因论。他把事物的原因分为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质料因是事物所由形成的原料，如铜像的铜，银盘的银。形式因是事物的形式，因为每一事物都是以一定的形式出现的。动力因是事物变化的最初源泉，“制造者是制造品的原因”。目的因是事物终极的原因，例如散步为了健康，健康是散步的目的因。亚里士多德以为质料是消极的、被动的，形式是积极的、主动的；形式被视为事物之能动的本质。譬如，建筑家建筑房屋需要一个蓝图，证明了形式先于质料。但自然界的形成与此不同。亚里士多德扩大了形式的作用，似乎在自然现象中，形式这个能动的本原先于质料这个消极的本原。这便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所谓“形式的形式”成为宇宙变化的第一动力。因此，他否定了理念，却又引进来与理念相同的“形式的形式”。

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方面，以为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谁不感觉，谁就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理解”。^②但是他同时又认为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09 页。

②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下同），第 297 页。

思维是可以由自己作主的，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高兴，就可以进行思维的活动了。

上述这三位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灵魂或心理现象各提出不同的学说，说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思想是源远流长的。他们对于西方后代的心理学都有巨大的影响。从古代罗马至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历代都有哲学心理学家。伊壁鸠鲁（约公元前 341—270）和卢克莱茨（约公元前 99—55）等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传统。奥古斯丁（354—430）是最著名的基督教的教父，他以柏拉图主义注释基督教教义，宣扬禁欲思想，鄙视肉欲，鄙视物质，追求死后的“极乐世界”。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阿奎那（1224—1275）的心理学思想常被说是植根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把灵魂区分为植物性的、感性的和理性的三个等级。感性级和理性级又被区分为认识和欲望的机能。认识包括五种外部感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和四种内部感觉：共同觉（即感知客体的实质而不仅知觉其声色等的能力）；想象（即在客体不存在时保留感觉影象的能力）；记忆（即过去的感觉影象的联想）；估计的能力（即直觉地鉴别一个客体是否为危险或福利的源泉的能力）。欲望的势力表现为情绪，是直接反应内部感觉和外部感觉的能力。阿奎那以为这些能力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至于灵魂的理智能力则为人所独有。

我们叙述了原始人以及古希腊、罗马和西欧中世纪哲学家对于灵魂或心理现象的解释，目的在于说明心理学确有一长期的过去。

二、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

但是，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却为时较短。心理学这个学名在欧洲 16 世纪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梅兰克森（1497—1560）曾用此词为学术演讲的题目，至沃尔夫（1679—1754）才使这个学名流行起来。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的科学分类将心理学列为灵魂的哲学。通过 17 至 19 世纪哲学心理学的研究和 19 世纪心理

生理学的研究，心理学得到了它的体系、科学事实和研究方法，才有条件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费希纳于 1860 年发表了《心理物理学纲要》，冯特于 1862 年刊行《感官知觉学说的贡献》，这两部书为实验的科学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因此，科学心理学仅有 120 年左右的历史。有人以为心理学应以 1879 年冯特在莱比锡的心理实验室的建立为始，那末，心理学的历史就更要缩短 20 年了。

三、近代心理学史的对象

我们这部《西方近代心理学史》，顾名思义，是以心理学的短期历史为对象的，是研究心理学在近代西欧和美国如何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当然，冯特和费希纳的实验的科学心理学不是从古希腊、罗马和西欧中世纪的哲学家的心理学思想中直接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它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如社会工业生产的发展，哲学及自然科学、特别是与心理学有密切关系的生理学的进步。

要对这个历史条件提出比较正确的解释，必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我们可以先确定所要研究的这个短期历史的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笛卡儿和洛克到冯特前为止，包括 17 至 19 世纪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心理学以及 18、19 世纪的生理学。第二个时期，为实验的科学心理学的建立。第三个时期，自冯特到现代，包括心理学各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心理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心理学思想的对立和斗争

心理学的全部历史是否贯穿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应当说是的。下面，让我们做一点具体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确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标准，才能辨别哪些

心理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哪些心理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

有人以为心理学研究心理现象，注定是唯心主义的。其实这个推论是十分错误的。心理学本身不一定导向唯心主义，相反，列宁指出：“心理学提供的一些原理已使人们不得不拒绝主观主义而接受唯物主义。”^①因此，判定心理学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不能单凭它的研究对象，而应根据恩格斯所确立的标准。列宁说：“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论’中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基本派别。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则相反。”^②这个标准是以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答案为依据的。凡是认为存在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思维或意识是第二性的心理学家都是唯物主义的，反之，凡是承认存在或自然界是第二性的、思维或意识是第一性的心理学家都是唯心主义的。

原始人在生产劳动中早已不自觉地产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萌芽了。他们一方面知道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以及别人等等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幻想着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认为死者的灵魂，特别是“勇敢的战士和能干的魔法师”的灵魂能够支配自然的现象，呼风唤雨，因此，他们就把圣贤豪杰的灵魂“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他们并创造出上帝。“所谓上帝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比其他的灵魂更强大有力的灵魂而已。”^③这些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倾向。所以，

①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96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94页。

③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94—195页。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①

用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答案为标准来衡量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心理学的思想，便可知德谟克利特的是唯物主义的，柏拉图的是唯心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则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伊壁鸠鲁和卢克莱茨的心理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心理学思想则是唯心主义的。

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标准来衡量西方近代心理学，便可知唯物主义心理学家虽不缺乏，但毕竟是唯心主义心理学家较占优势。这个论断可能引起某些心理学家的异议。他们提出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心理学以与冯特相抗衡，并企图证明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显示出相当的威力。但这是夸大了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是与过去的历史实际不大符合的。即使是谢切诺夫的《脑的反射》，对西方当时的心理学也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

至于西方近代心理学者中，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代表，我们可以从笛卡儿和洛克说起。

笛卡儿是西方近代心理学二元论的首创者。他把身体和灵魂看成两种不同的本原或实体。他为形体提出了反射论的原则，而为心灵提出完全不同的主观意识的原则。前者为唯物主义的，虽然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后者则为唯心主义的。他以为意识这个内部世界，只能通过自我观察才可接触到。可见，笛卡儿本身存在着唯心与唯物的两种相反的倾向。

洛克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他以为新生儿的心灵乃是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块白板，后天的经验才在这块白板上写下了黑字。因此，他批驳了柏拉图和笛卡儿的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为唯物主义心理学作出了贡献。但是，他的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学说不仅无力与唯心主义经验论进行斗争，而且就第二性的质来说，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来洛克以为物体第一性的质如广袤、形相等依存于物，第二性的质如颜色、声音等依存于心。贝克莱以为不管第一性的质或第二性的质都依存于心，作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结论。因此，可以说，洛克的“第二性的质”为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恩格斯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 18 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① 因为那种唯物主义的弊病在于缺乏辩证法，与唯心主义交锋时，就难免要败下阵来的。

恩格斯在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时，还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或人们能否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休谟和康德都否认这种认识的可能性。约翰内斯·缪勒是与康德的唯心主义有联系的。列宁批评缪勒的神经特殊能时说指出：“这个生理学家的唯心主义在于：他研究我们的感官结构对感觉的功用，例如，他指出光的感觉是由对眼睛的各种不同的刺激引起的，但他由此否定我们的感觉是客观实在的映象。”^②

实用主义心理学家詹姆士也看到了这个神经特殊能说的唯心主义实质。他以赞许的语气说：“我们之所以看见太阳和火，只是因为这些客体发射出的以太波为敏感的外周末端器官所感受，从而刺激了那些传入视觉核心的特殊神经纤维。假使我们能够改变联系，我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 年版（下同），第 2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321 页。

们就会对世界有完全崭新的感觉了。例如我们如果将外围的视神经接到耳朵里去，听神经接到眼睛里去，我们将会闻电光而见雷声，见交响乐而闻指挥者的运动了。”这就是说，感觉不决定于外界的刺激而决定于特殊的神经和中枢。所以詹姆士接着说：“这一类假设是唯心论哲学入门的良好的训练。”^①

总之，就冯特以前的心理学阵势来说，显然是唯心主义占优势。冯特本人的哲学观点也是唯心主义的。他反对灵魂的实体，也反对物质的实体。前者有利于唯物主义，后者就向唯心主义靠拢了。

冯特以后所有关于意动和内容，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及格式塔心理学之间的争论都是唯心主义心理学的内部矛盾，不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在事实上，现代西方心理学各个流派多数是唯心主义的。华生的行为主义给予冯特和旧心理学的精神概念及主观方法以驳斥，似乎可被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但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并没有超出“纯形而上学和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以及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范围，以致遭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甚至现代神经生理学家的批评。例如生理心理学家E·R·约翰指斥了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给现代生理心理学带来的流毒。他说：“实际上，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把意识和主观经验的问题排斥在‘科学的’，特别是生理心理学的合法研究的领域之外，一直到了今天。现代的实验的、生理的心理学清洗它的哲学遗产的任何感染，甚至在企图比“正牌子”的科学还更科学些的一股热流中，全力以赴地分析行为，仿佛行为是无意识或无灵气的自动机的产物一样。”^② 我们以为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对约翰的这个批评是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答的。

① 詹姆士：《心理学简编》，英文版，第12页。

② E·R·约翰：《意识的模拟》，见斯瓦尔茨和夏皮罗：《意识与自我调解》，英文版，第1页。

总之，在近代心理学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唯心主义心理学没有受到有力的批评，本世纪20年代前后所有各个学派的相互交锋多半是唯心主义心理学的内部争论。这个争论在1930年以后就开始缓和了。有些著名心理学家不愿意参与这些争论。例如，克拉帕雷德认为派别间的争论浪费了可以更好地用于建设的精力。但是学派斗争的表面缓和似乎同构造派领袖铁钦纳1927年的去世也有关系。

随着各个学派斗争的停止，他们开始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托尔曼从麦独孤的心理学系统里摄取行为目的的概念，造成目的的行为主义。他又受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而注意大件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考夫卡和勒温也都研究了行为，勒温还提出行为的公式。麦独孤和勒温都欣赏精神分析。勒温领导他的学生对代替的满足进行实验的研究。这都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好像心理学有趋于统一的倾向了。但这是一种无原则地想调和学派斗争以达到外形上的统一的折衷主义看法。1930年克拉帕雷德说：“任意限制心理学的范围，预先规定心理学中所有有价值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效用呢？我认为我们应做折衷者，暂时采取一切似有实际价值、即使是相互矛盾的观点。”^①这个主张就是号召大家把分歧放在一边，取各个学派之所长，舍各个学派之所短。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今天的心理学家已不再集结于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或机能主义的旗帜之下。就理论和概念来说，已有走向折衷主义的一个较强大的趋势了。”^②

吴伟士也是一个著名的折衷主义者，他要走“中间道路”。他说：“每个学派都是好的，虽则没有一个学派是够好的，没有一个学派全面地展望心理学的未来。”他似乎要通过折衷主义，造成一种包罗一

① 吴伟士：《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27—28页。

②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1975年英文版，第313页。

切的心理学。^①

其实，无论哪一种折衷主义都只是一种“和稀泥”的办法。没有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只能做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要消灭不同流派，统一起来，只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舒尔茨说：“吴伟士和舍汉指出，学派虽已解体了，如果我们问一个心理学家，‘你对精神分析有什么意见呢？’或‘你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吗？’，他的答复表明他对学派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学派的分歧是依旧存在的。”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论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心理学的斗争时，却不是要将后者一棍子打死，这是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的。我们要区分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他们在专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能因为某些心理学家的世界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就抹煞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在批判西方近代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时，要肯定其所应该肯定的东西。

试举例来说吧，尽管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受到了我们的驳斥，但是他的有关距离知觉的学说对知觉心理学还是有贡献的。费希纳为了证明他的万物有灵论，创立了心理物理法。他的唯灵论是荒谬的，但是他的心理物理法却是实验心理学的主要的方法，在现代心理学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冯特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和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实验室的建立者，是使心理学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第一位专业心理学家。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人贬低为被动的机器，但他在推翻内省主义心理学的统治时，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勒温虽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对紧张的心理系统说的研究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导向另一个问题的

① 吴伟士：《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第225页。

实验，步步深入，层层推敲，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其他事例就不必多举了。总之，我们对于西方近代心理学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以便做到“洋为中用”。

第三节 反对唯心史观，贯彻唯物史观

心理学虽然早已脱离哲学而独立，但与哲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冯特本人是心理学家，也是哲学家，虽然他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不及他在心理学史中的重要。詹姆士也是这样。可能他的心理学和哲学有同等的重要性。其他心理学家的系统的主张归根结蒂都要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华生公开否认哲学的指导，其实他这个否认本身反映着一定的哲学观点。所以，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①何况心理学的对象又和哲学的基本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心理学史随时都与哲学打交道。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就不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非曲直无所适从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心理学的形成发展，就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就是与唯心史观势不两立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这是一条根本的唯物主义原理。与此相反，唯心史观“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187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①或者，对思想家本人来说，“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②

为了坚持唯物史观，克服唯心史观，我们在叙述心理学家的思想观点时，必须兼顾当时物质生产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关系。试以洛克的心理学说为例。欧洲 17 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的提高不愿再接受封建君主制度和等级特权的限制了，因而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③同时，“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而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学。现在科学起来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这一反叛。”^④

然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没有能力把贵族统治阶级一脚踢开，他们还要依靠封建贵族来统治国家。而那些贵族也早已与先代不同，“他们的习惯和倾向，与其说是封建的，倒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取得利益”。^⑤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在 17 世纪进行革命的结果只是作为他们与封建贵族实行妥协的出发点。洛克的哲学心理学说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他的唯物主义心理学说，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也有其妥协性的一面。

① 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下同），第 58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9 页。

④ 同上，第 390 页。

⑤ 同上，第 393 页。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经济史观。恩格斯郑重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结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①因此，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也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恩格斯在讨论18世纪唯物主义时就说：“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②所以18世纪唯物主义的机械性是由于受了当时一般自然科学的影响所致。

心理学史有些问题也可释以不同时期的一般科学发展的趋势，例如心理学的独立和实验心理学之诞生于德国而不诞生于英国或法国之类的问题。

原来心理学虽然是在哲学中孕育起来的，但关于人的心理的生理机制却不是哲学所能解决的。笛卡儿早就想借助于生理学研究心理学的问题了。他的反射概念就是一个明证。哈特莱为了解决观念的联合，也对脑的活动作了一些假定。所以欧洲17、18世纪已经对生理心理学提出要求了。但是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则只是到了19世纪才正式开展起来。那时，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由于受了18世纪末的欧洲先进国家的产业革命的有力推动，同时，产业革命也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研究。一

① 《恩格斯致海·施塔尔根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